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n the Grammar of Sinitic Languages*

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 语法研讨论文集

伍云姬 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Perspectives
on the Grammar of Sinitic Languages

汉语方言共时与 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

伍云姬 编

暨南大学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伍云姬编.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1999.3

ISBN 7-81029-733-3

I. 汉… II. 伍… III. 汉语方言 IV. H17

著作责任者:伍云姬编

责任编辑:严奉强

责任校对:钟 奇

出版发行:暨南大学出版社

地址:中国广州暨南大学 510630

电话:编辑部(020)85220289 发行部 85223774

传真:(020)85221583/85223774

排版者:暨南大学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刷者:南海市彩印制本厂印刷

经销者:新华书店

规格:850×1168毫米 1/32 10印张 24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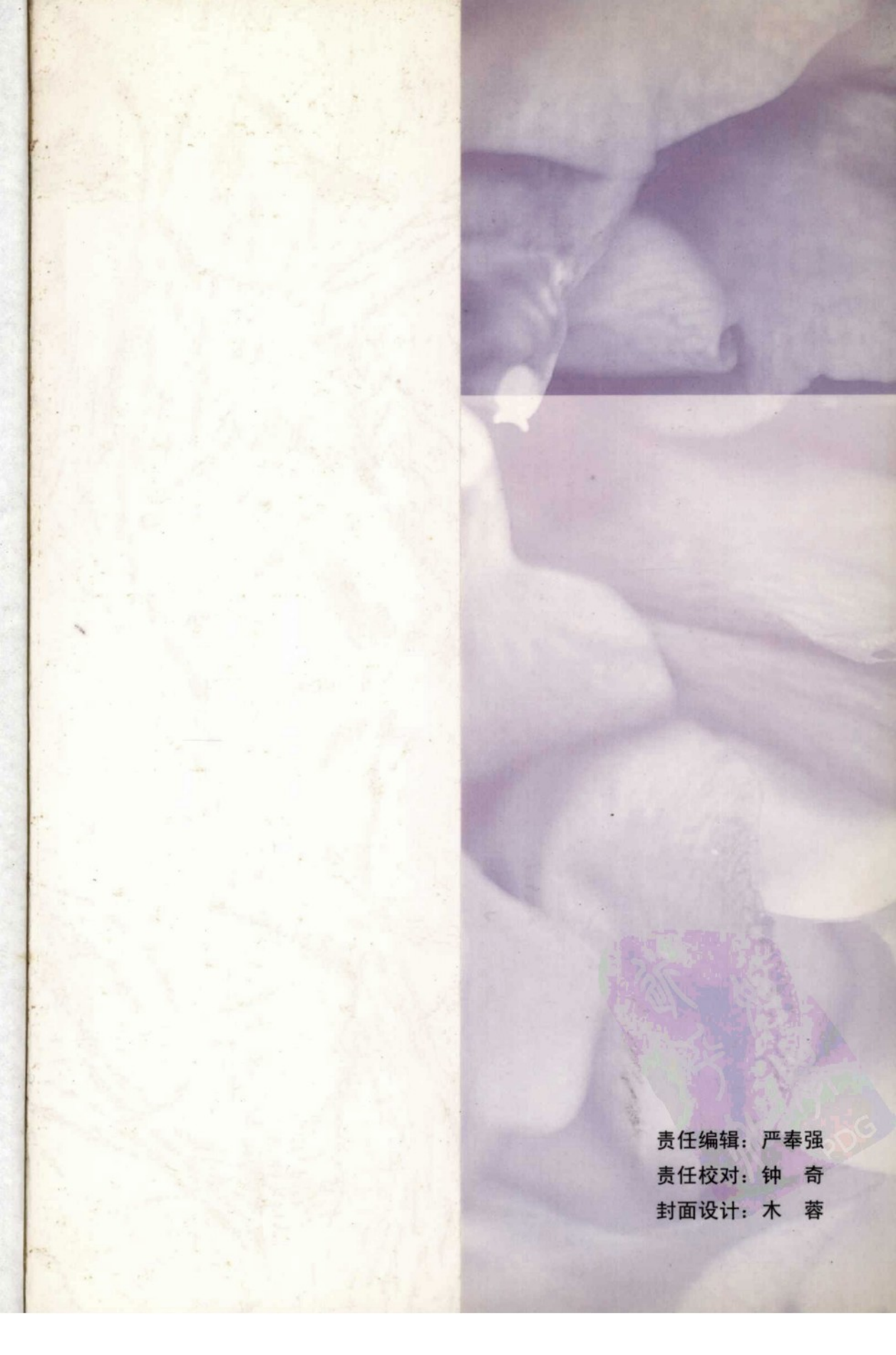
版次:1999年3月第1版

印次:1999年3月第1次

印数:1—1000册

定价:30.00元

暨南大学
PDG



责任编辑：严奉强

责任校对：钟 奇

封面设计：木 蓉

目 录

张 敏	汉语方言体词重叠式语义模式的比较研究·····	(1)
徐 丹	“动词+形容词”动补结构的一些特点·····	(34)
孙锡信	近代汉语中的语气短语词·····	(46)
何乐士	《左传》的连词“而”·····	(60)
平田昌司	徽州方言“是+处所宾语”式的来源·····	(118)
许宝华/陶寰	吴语的处置句·····	(135)
游汝杰	温州方言的“有字句”和过去时标志·····	(168)
李小凡	苏州方言疑问句研究·····	(193)
周长楫	厦门话的差比句·····	(217)
李永明	双方言区宁远方言的词尾、词腰及其他·····	(224)
丁加勇	隆回方言中表处置的“担”·····	(256)
伍云姬	语音要素在词汇语法化进程中所担任的角色 ——湖南方言实例剖析·····	(280)
伍云姬	后记·····	(303)
附录 1	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会会议论文目录 ·····	(305)
附录 2	汉语方言共时与历时语法研讨论文集英文版目录 ·····	(307)

CONTENTS

1.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emantic model for reduplication in Chinese dialects

Zhang Min / Singapore University

2. Some features of [V + Adj] constructions

Xu Dan / The University of Paris

3. Modal expressions in Early Modern Chinese

Sun Xixin / Fudan University

4. The conjunction ER in **Zuozhuan**

He Leshi / Language Research Centre

Chinese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5. The origin of the [Shi + location] construction in the Hui dialect

Hirata Shoji / Kyoto University, Japan

6. Disposal constructions in the Wu dialects

Xu Baohua and Tao Huan / Fudan University

7. The features of YOU constructions in the Wenzhou dialect

You Rujie / Fudan University

8. A study of interrogative sentences in the Suzhou dialect

Li Xiaofan / Beijing University

9. Comparative sentences in the Xiamen dialect

Zhou Changji / Xiamen University

10. Suffixes and infixes in the Ningyuan dialect

Li Yongming / Xiangtan University

11. The disposal marker DAN in the Longhui dialect

*Ding Jiayong / Changde Teacher
College of Hunan*

12. The role the phonetic component plays in the process of
grammaticalization

Wu Yunji / The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13. Postscript

Wu Yunji



张敏

汉语方言体词重叠式语义模式的比较研究

张敏，原籍广东南海，1963年10月出生于湖北武汉。曾求学并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师从朱德熙、陆俭明先生。1991年赴美访学。1993年至今任教于新加坡国立大学，现任该校中文系高级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汉语方言语法、历史语法及汉语认知功能语言学，主要研究成果有《汉语方言反复问句的类型学研究：共时分布及其历时蕴含》（北京大学博士论文，1990年），《认知语言学与汉语名词短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等，曾以“Lexical Perspective in Syntactic Change”一文获国际中国语言学学会（IACL）“青年学者奖（Young Scholar Award）”第一名（1995年6月，威斯康星麦地逊），并曾任该学会1995—1997年度理事。

一、引言

方言语法的研究在汉语方言学领域里一向是最薄弱的环节。然而，这方面的研究在最近十来年里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成果，这不仅体现为对语言事实的描写与分析更加细致深入，而且更突出地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拓广和视野的扩大。朱德熙早在1980年便开始倡导汉语方言语法的比较研究（朱 1980），其后的一系列文章更是将方言语法和共同语语法、历史语法加以比较，为汉语方言语法的宏观研究起到了导夫先路的作用。余霭芹的《汉语方言比较语法》（Yue - Hashimoto 1993）则是这方面研究的集大成者。很多只通过对单个方言的研究难以发现的现象和规律，却通过有系统的比较而得以揭示出来，这有力地说明了比较是可将方言语法研究引向深入的一条重要途径。本文本着这种精神，试图将比较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即将语言类型学和语言共性的视野引入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同时，有鉴于汉语方言的研究长期以来一直偏向于重视具有历时意义的解释，我们在此通过一项具体的个案研究，试图以此强调共时解释的重要性。

本文是作者正在进行的汉语方言重叠式综合比较研究的一部分，这项研究注意的焦点是重叠式所负载的意义的类型，目的是要为重叠这种语法手段的实质提供解释，并寻找其形式-意义匹配的理据。重叠是汉语方言学界研究得最为深入的课题之一，但以往的研究对其语义特征着墨甚少，更缺乏从类型学角度将汉语各方言的重叠式以及不同语言的重叠式进行比较的研究。^[1]由于重叠式不仅广泛分布在汉语方言及汉藏系诸语言中，也大量存在于从南岛语、美洲印第安语到印欧语的世界各语系众多语言中（Moravcsik 1978, Abbi 1992），我们认为将比

较的范围从汉语各方言扩大到其亲属语言及无亲缘关系的其他语言中去，必将有助于对汉语事实认识的深化。有鉴于此，我们曾系统地考察了汉语普通话和方言里各类重叠式的语义模式，并将其与其他语言里的重叠式作了比较（张敏 1996，1997，Zhang 1997）。从中我们注意到两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第一，汉语各词类的重叠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具有明显的共性，即多半与量特征的变化有关，而汉语各方言的重叠式负载的语义也形成显著的类聚。不仅如此，无论有无亲缘关系，汉语和其他各语言重叠式的核心意义也显现出惊人的相似，如体词重叠多表示事物在量上的增减，动词重叠多表动作的持续、反复、动量增减等，形容词重叠多表示性状的增减或强调程度的变化等。由于这种形式—意义的特定匹配并不限于出现在有亲属关系或地缘关系的语言中，而是分布得相当广泛，它无疑揭示了人类语言构造的一种深层机制，是句法类象性（iconicity）的反映。换言之，重叠式形式和意义之间的联系显然不是任意的，而是有动因的（motivated），其形式结构是其意义结构的模拟，故重叠应是一种类象的（iconic）语法形式。重叠的这一特性其实早已为学者们注意到（如 Sapir 1921，Friedrich 1979，Tai 1993 等），戴浩一（Tai 1993）更是基于汉语事实提出“重叠动因（reduplication motivation）”一说，用以解释汉语重叠式的形式—意义对应关系。第二，尽管各方言或语言里重叠式在语义上具有明显的共性趋势，但迄今为止人们尚未能提出一种既能解释其共同点又能涵盖其个性差异的统一的语义模式。例如，Moravcsik（1982）尽管注意到重叠构造“经常表达与数量的增长、强度大、小称及减量相关的意义”，但也承认他“对重叠构造的意义无从提出具有解释性或预测性的归纳”。这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不同语言里（甚至

同一语言里)各种重叠格式负载的具体意义常常十分歧异,例如,有的语言体词重叠式表反身意义,在其他语言里则主要表复数、多数意义,二者很难找到共同点;甚至不少意义还是相互矛盾的,如形容词重叠有表量的增加的,也有表量的减少的。我们认为,这里遇到的困难主要出于人们在归纳语义范畴时所受到的传统范畴观的局限,即往往只根据所有成员必须共有的某一或某些特征来界定范畴。^[2]近年来一些研究显示,在从跨语言的角度归纳一些内部分歧巨大的语义范畴时,新兴的认知语义学由于能突破传统范畴观的限制,其分析手段往往更加有效,例如 Jurafsky (1996) 就借鉴其“辐射状范畴 (radial category)”和“有结构的多义 (structured polysemy)”等概念为世界各语言里的小称范畴归纳了一个系统完整的语义模式。基于上述认识,我们借助“意象图式 (image schema)”^[3]的观念提出了一个能反映重叠式的类象本质的多层语义模型,其中重叠式的形式和意义在结构上呈“类同物复现”的同构对应关系,表述为“类同形式元素在线性语言序列上的复现对应于类同概念元素在一定认知构型中的复现”(张 1996)。作为一个抽象的高层模式,它能概括汉语方言中各类重叠形式的核心语法意义,即其个别意义中的“异中之同”。这个高层模式可以体现为能反映“同中之异”的一系列低层模式,其间可由共同特征、“家族相似性 (family resemblance)”及隐喻引申的方式建立起联系,并可由几个基本的认知图式 (schemata) 推导出来。这个语义模型不仅能概括汉语方言里各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同时也可以为众多其他语言重叠式的意义提供合理的解释,具有一定的普遍有效性。

本文即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将考察的范围缩小到体词重叠式,以便更为细致地探讨其中的规律。下面先归纳汉语方言

体词重叠式的各种具体语法意义,然后与其他语言进行比较,最后提出一个能概括所有这些语法意义的统一的语义模式,并从认知语义学的角度作出解释。

二、汉语方言体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4]

2.1. 汉语方言里的体词重叠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单音量词(及少数类似量词的单音名词)重叠式;(2)数量结构重叠式;(3)时间词、方位词重叠式;(4)一般名词重叠式。前两种比较普遍,且能产性高;后两种只出现在部分方言里,且能产性较低。我们尝试将汉语各方言中体词重叠式的主要意义归纳为以下几个大类。

2.1.1. 表周遍意义,即指一定范围内的全部或每一,其形式多为[MM]^[5],即单音节量词的简单重叠。绝大多数汉语方言里这类量词重叠式都可表此义,如北京“个个都好”,苏州“桌桌酒水(每一桌酒菜)”(刘丹青 1986),泸州“年年子(每年)”(李国正 1996),大埔客家话“缸缸水(每缸水)”(何耿镛 1993),广州“啖啖饭(每口饭)”(高华年 1980),潮阳话“日日上班(天天上班)”(张盛裕 1979),梅县“身身(每套)”(谢永昌 1994)。有些方言在重叠形式上还有一些特点,如温州话用[M加M]格式,例如“个加个(个个)”、“粒加粒(粒粒)”(杨乾明 1988),宁波话和于都客方言用[M打M]格式,如“个打个(每个)”、“瓶打瓶(每瓶)”(朱彰年 1981,谢留文 1997)。安徽当涂话则用三叠式[MMM]表达这一意思,如“年年年(每年)”、“根根根(每根)”(黄景湖 1987)。徐州话除了二叠式[MM]之外,亦可以用三叠式,如“天天天(每天)”、“本_儿本_儿本_儿(每本)”(李申 1985)。昆明话的时间词[AAB]格式亦可表此义,如

“早早晨（每个早晨）”（张宁 1987）。^[6]

2.1.2. 表多量意义，其形式往往是 $[-MM]$ 或 $[-M-M]$ 。当 M 为名量词时表事物数量多（有时同时还含事物在一定空间构型内集聚排列的意思），当 M 为动量词时表动作反复出现的次数多（同时还含有动作连续出现的意思）。这类重叠意义在汉语方言中（尤其是官话方言）分布得非常普遍，如北京“一串串”、“一堆一堆的书”、“一箱一箱的衣服”、“一趟一趟地去”，武汉“一个一个都不听话”、“一拳一拳打个不停”，苏州“一只只”（刘丹青 1986），泸州“一桶桶家的水（一桶接一桶的水）”、“一沓沓家（一叠又一叠）”、“一趟趟家（走了一次又一次的样子）”（李国正 1996），山西中、西、北区各方言如太原、临县、大同等“一顶顶帽子（许多顶帽子）”、“一座座山”、“一堆堆土”（侯精一、温端政 1993）。宁波方言的 $[M \text{ 打 } M]$ 格式也有这种意思，如“套打套（一套一套的）”、“他早就把满房间的书籍打箱整理好了（一箱一箱地整理好了）”，后一例含“井井有序”的意思（朱彰年 1981）。

2.1.3. 表逐指意义。北京话 $[-M-M]$ 作状语时可表“逐一”、“一个接一个”的意思，如“一首一首地唱”、“一口一口地吃”； $[nMnM]$ 则可表将众多事物以 n 为单位分为若干集群，每个集群作为一个整体，逐群进行某个动作的意思，如“十个十个地数”、“两双两双地卖”。其他不少方言的数量词（或量词）重叠式也多有此义，如武汉“一个一个的下”，大冶“衣裳要件件的折平放好（衣服要一件一件地叠平放好）”、“本本的看完（一本一本的看完）”（汪国胜 1994），兰州“书一本子一本子的念完了（一本一本本地读完）”（张淑敏 1997）。上文中的 2.1.2 在表多量义的同时有时还带有逐指含义。

2.1.4. 表事物或动作维量大,即物体的容量、体积、形状大,或动作的幅度大、较重。如广东信宜的[一MM]式作定语时表示的意思类似“一大M”,例如“一袋袋米(一大袋米)”、“一桶桶水(一大桶水)”、“一沓沓银纸(一大沓钱)”^[7](唐志东1984)。信宜的[一MM]式修饰动词时,其意义则表动作较重、幅度较大,例如“一锤锤□砸落去(狠狠的一锤子砸下去)”、“一□口□口吞入去(大大的一口吞进去)”。山西南区部分方言的数量词重叠式也有表事物维量大的意思,如万荣[nMM的]格式(M为名量词)“一本本的书(一大厚本书)”“两罐罐的油(两满罐子油)”、“一盒盒的饼干(满盒子的饼干)”(侯精一、温端政1993)。昆明话时间词的[ABB]重叠式表示时间比该词的非重叠式长(张宁1987),如“这久久(这段时间)”、“那久久(那段时间)”。这里的“事物”是抽象的时间,表示的同样是维量大。

2.1.5. 表事物维量小,即物体的容量、体积、形状小。上面提到的山西万荣方言的数量词重叠式不带“的”的[nMM]格式即表此义,例如“一碗碗饭(一小碗饭)”、“一堆堆土(一小堆土)”、“一把把麦秸(一小把麦秸)”。山西其他多处方言都有类似情况,如太原、平遥、沁县等,例如“一盘盘菜(一小盘菜)”。山西北区的大同、左云等方言带“儿”的[nMM_儿]格式亦表此义,如“一捆捆_儿些(一小捆柴)”、“一瓣瓣蒜_儿蒜(一小瓣蒜)”(侯精一、温端政1993)。云南水富某些量词的重叠式亦有此义,“一把白菜”言白菜数量较多,而“一把把儿白菜”言其数量较少(重叠形式伴随儿化和变调)(卢开礞、张弋1988)。兰州的[nMM]“一截截子(一小截)”、“一阵阵子(一会儿)”(张淑敏1997)。必须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维量小”不一定指的是客观的量,在方言中

还可以是对某一客观量的主观看法，即认为此量为不值一提的小量，如兰州话“操场上跑给了三圈圈子，可就挣坏了（在操场上只跑了三圈，就累坏了）”、“价把两串串子葡萄才值下几大吵（两串儿葡萄才值几个钱呢）”。

2.1.6. 表物体、方位的极处。其形式是单音方位词等重叠或双音方位词语中某个语素的重叠。例如潮汕话“街尾尾、巷顶顶”表街巷的尽头、极端（张盛裕 1979），厦门话“边边、尾尾、头头、角角、底底”表极边缘处、最末端处（周长楫 1991），昆明话“那那边、中中间、高高上、底底下”意思是“最那边、最中间、最上面、最底下”（张宁 1987）。江阴话亦有“筷儿头头”，意为“筷子的最顶端”（陈光磊 1988）。徐州话中的方位词语重叠亦表此义，且还有二叠式和三叠式的区别，如“边儿边儿”比表边缘的“边儿”要更靠外一些，而“边儿边儿边儿”则表最靠外的地方。类似的例子还有“顶儿顶儿”、“尖儿尖儿尖儿”等（李申 1985）。信宜话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后后”指“很后面”，“上上上”则指“最上”（唐志东 1988）。

2.1.7. 表物体的离散状态或单个的样式。如北京“煮不烂，还是一颗一颗的”，温州“该厘粥还未煮糊哪，米阿粒加粒几个（这些粥还没煮成糊状，米还是一粒一粒的）”（杨乾明 1988），福建永春“煮咧遴核核（煮成了一粒一粒的）”（林连通 1995），贵阳“成条条（成一条一条的）”（涂光禄 1987），兰州“毛毛子钱”（一角一角的钱）、“把把子菜（扎成一把一把的菜）”、“层层子饼（有较多层次的烙饼）”、“团团子线（绕成一团一团的线）”（张淑敏 1997）。

2.1.8. 表计量方式（以 M 为单位计算）。如西安话某些单音名词和量词的重叠式“盒盒粉（用盒子装的粉，不是散装

的或其他东西装的)”、“瓶瓶酒（用瓶子装的酒）”、“这米不卖升升（这米不按升卖）”（袁家骅等 1983），贵阳“称斤斤（论斤称）”（涂光禄 1987），宁波“盒打盒的糖比散装的要贵（盒装的）”、“本打本的是书，张打张的是报纸（一本一本的是书，一张一张的是报纸）”（朱彰年 1981），兰州（张淑敏 1997）“数个个（论个数）”、“按堆堆（以堆为单位计量）、”“称斤斤（论斤称）”。

2.1.9. 表相似。莆仙话双音节名词有 [ABB] 式重叠，义为“像 AB 的样子”，如“干干部体（像干部的派头）”……“婶婶娘相（像女人的性格、体态和打扮）”（黄景湖 1987）；其单音节名词重叠式 [NN] 用如形容词，含“像……一样”的意思，例如“柴柴（像柴一样 [瘦]）”、“猴猴（像猴子一样 [瘦]）”、“蛋蛋（像蛋一样 [圆圆滚滚]）”（袁家骅等 1983）。多种闽南话里也有表类似意义的名词重叠式，如厦门（周长楫 1991、谭邦君 1996）、永春（林连通 1989）等地部分单音节名词的 [NN] 重叠式转变为形容词，“今仔日买的豆腐水水（今天买的豆腐像水一样 [稀软]）”、“布布（像布一样 [柔韧]）”、“金金（像金子一样 [闪亮]）”、“皮皮（像表皮那样肤浅）”、“汁汁（像汁液那样混浊不清）”。又如潮阳“饭饭（形容粥稠得像饭似的）”（张盛裕 1979），海丰“腰龟龟（背较驼）”（潘家懿 1994）。在潮汕方言里，多音节的名词短语（以及一些动词、形容词性短语）也能重叠，重叠后功能类似形容词，有摹状的意味，意思是“像……的样子”，如潮阳“大头鲢大头鲢（形容人头大，即像大头鲢鱼的样子）”、“大干部相大干部相（形容样子像职位高的干部）”（张盛裕 1979）。

2.2. 初步归纳起来，上面所列重叠式的九种语法意义可更进一步归入以下四个大类：（一）表数量义，即表个体的数

量多。其中包括表周遍(2.2.2)和表多量的两个次类。(二)表维量义,即表物体维量的大小。其中主要包括表维量大(2.1.3)和表维量小(2.1.4)的两个相互对立的次类。此外,表物体、方位极处的意义(2.1.6)可视为表维量大的意义的转喻性引申(metonymic extension)。方位本身既无数量特性,也无维量大小之别,但它带有相对的意义,因此和具有相对意义的形容词一样,可以计量其“程度”。证据是,这类词往往和形容词一样可以受程度副词修饰,如“最前边、最尽头、更里边”。因此“维量大”可引申为“程度高”,进而表示方位的极处。(三)表序列义,即事物一个接着一个按一定次序排开。其中包括表空间序列和表时间序列的两个次类,前者含事物在一定空间构型内集聚排列的意思,蕴含在2.1.2义里;后者表示事物在时间序列中按次序展现出来的意思,如2.1.3表示的逐指义。(四)表性状义,如2.1.7强调物体呈现量词所代表的样式、形状,2.1.8强调以特定样式、形状作为标准或计量、描述的依据,2.1.9则表示具有和重叠的名词代表的事物类似的性质或状态。

三、其他语言体词重叠式的语法意义

3.1. 考诸其他语言,我们发现其体词重叠式表达的语法意义和汉语方言非常相似,上述四大类意义在汉藏系及世界各语系语言的重叠式中都有所体现。除此之外还多出一类汉语所无的意义,即对称义。下面按类介绍,我们先列举汉藏系语言里的例子,再举出其他无亲缘关系语言里的例子。

3.2. 数量义

3.2.1. 表周遍义。量词(或部分名词)重叠表“每一”、“任一”、“所有”的周遍意义,如仡佬语“phan¹³phan¹³